

探访贾平凹的书房

陈晨



万事因缘,我信。
如果不是由于特殊的因缘际会,我不会来到贾平凹老师这个传说中的书房。之前,我没有奢望过去要拜访贾老师,我甚至已经订好了回程的票,但在接连几次的误操作之后,原定的行程不得不延后。这个多出来的下午,犹如天赐。

贾老师的书房里很少见到书的踪影,最多的是各式佛像,瓷的、陶土的、铜的,半身的、全身的,把三个房间摆得满满当当。

贾老师的书桌,也安放在各式佛像的围绕之中。大大的书桌上,仅有一小块地方是空白的,容贾老师伏案写作。在佛祖的注视下,贾老师心地澄澈,抓笔有痕,坚持每日写两千字以上。就在这张书桌上,贾老师近期完成了五十万字的《山本》。

我们饶有兴趣地坐到这张完成了很多著作的书桌前,说要拍照留念。贾老师笑吟吟地说道:“好啦好啦。”还指导拍照的伙伴选取合适的角度:“你就这个样子拍,左右留两尊佛像。”

日日端坐在佛像中间,贾老师身上也散发出佛性的气息,低眉垂目,宽厚慈悲,虽是功成名就的文学大家,却没有一点架子,平易得就像家中的长辈。

他跟我们握手,几位曾经见过的朋友他一下字就叫出了名字:“见过的,见过的。”

我跟贾老师自我介绍:“我是来自上海的女警。”他微笑着说:“我看不像你女警嘛。”我跟他合影,问他照片好不好看,他笑,说:“跟我合影你肯定好看嘛。”

他招呼大家吃苹果:“吃

嘛吃嘛,这是我老家的苹果。”我拿起一个红红的苹果,咔嚓咔嚓地咬着,爽脆、甘甜,像咀嚼着陕南的阳光。

他招呼大家喝茶,茶碗很大,是过去家里用的饭碗,家常,随意。一时间,就像置身于陕南的某个农村小院,宾朋满座,满室春风。

他讲自己外出开会的情形,说会友西装,大家笑问他会不会扎领带,他笑:“不会嘛。”

我们坐在贾老师周围,头顶上方挂着贾老师书写的匾幅——“耸瞻震旦”四个大字苍劲老道,是踮起脚尖追赶太阳的意思。面前是一方木桌,正中置一黑色巨砚,古朴端方。

贾老师心情很好,提出要给我们写字。楼上一张铺着毡子的大书桌,

是贾老师泼墨挥毫的地方。顷刻间,“无碍”“三年学琴,精神寂寞”“明月入怀”“抱朴含真”等等大字从贾老师笔下缓缓流出。

轮到给我写时,我都没想,脑子里立马流出四个字“一静出尘”。我静静地看着这四个字,一个从贾老师的笔端生长出来,拙朴、有力量。恍惚间,似乎这些字不是我自己主动想要的,而是来自某种神秘的谕示。

同行的伙伴捧着字,不禁赞叹,每个人得到的字都是当下的心情、当下的感悟、当下的造化。

房间里这么多佛一定看着我们,我想。

传说贾老师的书房因为摆放着很多佛像,来的人如果因缘未足会不适应,心思那佻之人会坐立不安,心胸狭窄之人会露出本性,但可能仅仅只是传说而已。

我拿到“一静出尘”四个字后,欣喜地发给一个好朋友看,他是贾老师的同乡,也是得到过贾老师精心扶持的作家。有一年贾老师来上海,两人曾联床夜话,聊到凌晨一点。那次长聊,他从贾老师身上汲取了丰厚的精神力量,从此更加发奋努力,写出了很多优秀的作品。看到贾老师给我们写字的照片,他说自己的书房刚刚装修好,能否请贾老师题个书房名。

我把朋友拟好的“善书房”“养善房”请贾老师选一个,贾老师说:“就叫养善房吧。”提笔刚要写,又搁下,

夏日风情接在怀里。莲塘很安静,没有匆忙的脚步,可以静静地时光深处看雨听风。朋友说,在这里有着随遇而安的自在,白天发呆看风景,晚上躺着数星星,感觉过的是一种神仙般的生活。

门前的莲塘有着浓浓的乡野气息,正是这样一种悠然的气息吸引了朋友,让他陶醉其中,与明月做伴,与清风为伍,清闲安逸。

茶与莲

李俏红

多年,他是一个爱好旅行的人。

走进朋友乡间的小屋,他正躬身剥着莲子,看到我,他缓缓地直起身子,说:“我正泡了一壶凤凰单枞,你来恰好!”透彻明亮的茶汤已在桌上摆着,飘荡着若有若无的香气,带着一种清高。不见了朋友以前风风火火的节奏,一个行走四方的旅人在莲塘慢成了一个潇洒的闲人。

推窗便是一汪碧绿的缓缓流淌的水,屋外有一个小小的水上平台,可以聊天喝茶,轻盈的莲花在风中婀娜,清风抚过花瓣次第打开,每一片花瓣都眉清目秀。坐在塘边,可以把

忙碌的人们有时累了、倦了,想找一处休闲之所安放自己,和久违的朋友聊聊天,钓钓鱼,种种花,莲塘正是这样一个清新的地方。

朋友的桌上随意摆着几本古诗,那些温润醇厚的文字,沉淀了往昔的岁月。哪怕时光流转,这些诗句与莲花一样,依然鲜活如初。周敦颐的《爱莲说》、李渔的《芙蕖》都影响深远,在李渔看来,没有一种花能像莲花这样风韵十足。李渔在《闲情偶寄》中称自己有四命:“春有水仙夏有莲,秋有海棠冬腊梅”并言莲花“予四命之中,此命为最”。可见他对莲花

饭,自有人间仙味。

在我老家豫东还有一种吃法,荆芥摘茎叶,入汤面,面筋汤清,荆芥深绿,非常好看。熟荆芥细嚼,香味浓烈,面和汤也染了独特之香,唇齿间有薄荷清凉什锦的浓香。中原麦子秋种夏收,还要过冬,生长时远,自然味美。如今很多东西都是速成,喂养家禽等添加各种生长剂,鸡鸭鹅肉蛋皆缩短了时长,味道也打了折扣。岭南气温高,麦子非冬麦,生长周期短,味道自然比不得北方。岭南实无面,如儿时所食霉麦子。小时候常有麦子储存不善,或收割时偏遇连阴雨,未及时入仓,“胖了”,霉了。那时粮食短缺,母亲舍不得扔,蒸成馒头照吃不误。霉面馒头入口,如嚼蜡、嚼朽木,只能皱眉咧嘴下咽。

座中冯先生笑谈,你到岭南开一面馆吧,下次散文会议去你的面馆,教授背一口袋荆芥送去,面和荆芥都有了。冯先生为文界大腕儿,仰慕已久,其文或嬉笑或悲欢,虽轻也重。文字为他而生,似其宠物,使唤在已;似案上面团,随手拈起,随意揉搓。冯先生很幽默,高大,帅气,方脸,下巴稍圆润,有点蒙古汉子的味道。我口无遮拦,有疑即问:冯老师蒙古族?哈萨克斯坦族!冯老师边说边筷子捉荆芥,不动声,不动色,笑已会心。我戒晚饭已久,诸人皆

说:“等他下回回来我给他写吧。”

遗憾间,贾老师已经为最后一个朋友写好了字。正要收笔,又招呼我:“来嘛,那个谁的书房名我给他写吧。”当“养善房”三个遒劲有力的大字拿在手里时,我很是欣喜。

传闻贾老师从不赠字,今日得赠,已属难得,又代朋友求赠。但这位朋友幼年丧母,少年失兄,一路跌跌撞撞,从贫困的陕南乡村走出,辗转来到上海,不知饱尝过多少人的白眼。自从与他结识,我敬佩他的才华和毅力,待之如兄长,只要他求助,我从来不曾拒绝,总是尽我所能帮助他,我愿意是他在异乡的亲人和助力。

我和朋友都不是物欲强烈之人,也许在旁人眼中,贾老师的字是真金白银,但在我和朋友眼中,这是贾老师给予我们的点拨和加持。要涵养一颗善良的心,要在安静中生出智慧,这几个字一直都是长在我们心里的。大概我的朋友也是因缘具足之人,所以贾老师才会又一次转念,满足了我们的不情之请。

我感激地拥抱了一下贾老师,贾老师拍拍我,如宽厚的长者,世事洞明,慈悲温和。

带着满满的收获和感动,我们告辞,看到书房门口有一行小字:“我家主人在写字,勿扰。”小字憨态可掬,让人欢喜。贾老师最怕打扰,但我们又在不知不觉中浪费了他两个小时。

贾老师送我们到电梯口,那是他一直笑言的“村口”。电梯门缓缓关上时,看见贾老师仍在电梯门口挥手。

回去的路上,我一直在想,此行最大的收获并非只是得到了贾老师的墨宝,而是悟到了要修一颗温柔坚定的心,俯仰无愧天地,静坐无惧神佛审视。

喜爱之极。

李清照也很爱莲花,《怨王孙》:“莲子已成荷叶老,青露洗,萍花汀草。”《南歌子》:“起解罗衣聊问、夜何长。翠贴莲蓬小,金销藕叶稀。”最有名的当属《如梦令》:“常记溪亭日暮,沉醉不知归路。兴尽晚回舟,误入藕花深处。争渡,争渡,惊起一滩鸥鹭。”可见莲与她的日常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。

“却喜归来重见,嫣然旧识娉婷。”每次到莲塘,莲花总是那么亭亭玉立、高洁清雅,它们默默地守候着远去的时光。总觉得满塘的莲花都认识我,记得我离去时那回眸一笑,不然怎么会如此风姿绰约?“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,似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”。这些在晨风中跳舞的莲,如此

清幽纯净。

早年看清人沈复的《浮生六记》,写道:“夏月,荷花初开时,晚含而晓放。芸用小纱囊撮茶叶少许,置花心。明早取出,烹天泉水泡之,香韵尤绝。”讲沈三白夫人小芸如何烹制荷花茶。

坐在莲塘边,喝着朋友为我泡的茶,滋味甘醇持久、茶色悦目,细细地品上一品,虽不及小芸的讲究,但那种源自生活的闲情雅趣是一模一样的。“日长睡起无情思,闲看儿童捉柳花。”世上光阴短,壶中日月长。几时归去,做个

乡村情感

功——要烟火就一起来烟火。说到减肥事,冯先生自有高论:美食与美体皆为美,不能为一美舍另一美。

会议开在面馆里,算是“特别会议”,若千星送荆芥,可引为至交。

今年三月我有事要办,所以居海口月余。日日粉汤,肉香、粉糯、汤鲜,鲜则鲜矣,却违我心思。岭南也有面馆,叫一份面来,若儿时霉面,软软摊于舌尖,无清香、无筋道。此时若有中原烩面一碗,足以慰藉乡愁。乡愁是什么?是乡味饮食牵着我的舌尖尖,拽一下心窝疼。某年我去欧洲旅游,大半月,思念中原面思到痛。绕大半个地球飞上海转机,在候机室要一碗泡烩面饕餮。思乡情大,斯文后退,食毕,方觉周围人皆瞠目。

终有朋友知我,果真从中原漂洋过海快递来荆芥种子。城市愈大,地方愈小,我于空中花园内,背土、浇水伺候种下,丢肥、洒水、陪伴、耳语……立楼根儿向上望,盆盆花草迎风笑语。侍花弄草不仅释放压力,还很有成就感,又想,人不互信而转信他类,未尝不是悲哀。

中原荆芥已开花,花发岭南地。夜梦少年时,麦场地,了“急急”叫,母亲端凉面,黄瓜丝拌了,荆芥绿至滴翠,捣了蒜泥,浇上香醋……啊,令人陶醉,那香味,飘自故里。



想起桂河大桥的黄昏

李治邦

很多年了,每逢遇到霞光四射的黄昏,我就想起到泰国泰缅边境著名桂河大桥的情景。已经是黄昏了。那天夕阳特别灿烂,渲染得整个云彩都是橘黄色的。桂河大桥不是我想象的那般宏伟,狭小而简陋,都是铁构置的架子。当时我很失望,因为我印象里的桂河大桥,还是来自美国那部获得第三十届奥斯卡最佳影片《桂河大桥》那般宏大的感觉。那天没有风,空气极为新鲜,桂河大桥上是不同肤色的人群,大家小心翼翼地桥上漫步着,稍有不慎就会掉到河下面。桥和水面的距离很远,看着脚下的河面竟有些眩晕。

我慢慢有了一种穿越历史的感觉,因为那种破旧和斑驳使我开始尊重了那段历史。我走到桂河大桥的中间,夕阳被云层裹着快要坠入远处的群山之中。桂河的面不是很宽,但十分清澈。一群孩子在河里嬉戏,朝着桥上的我们挥舞着手臂。在河畔上,悠闲的人们钓鱼,或者在船篷下面喝着茶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,日寇把英美中的战俘囚禁在这里,逼令他们在桂河上建筑一座桥梁以接通曼谷到仰光之间的铁路运输。三个国家的战俘对日寇进行了顽强的抵抗,成千上万的战俘牺牲在这里。后来为防止日寇的侵犯,又把桂河大桥炸掉。美国那部《桂河大桥》就是描写那场让后人缅怀的殊死斗争,导演大卫里恩的这部反战电影,堪称电影史上最出色的战争影片之一。

我慢慢地朝桥的另一端走去,看见一对情侣在照相。我提醒他们小心,因为那位女士的脚已经踩到了铁轨的下面。女士摆手连说没事,她的胳膊紧紧挽住了男士的肩膀。一晃,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六十多年,桂河大桥的硝烟已完全被美丽而祥和的景色所消融,但世界依然不太平,呼唤和平依然是这个世纪的生命主题。在桥头竖立的那两颗巨型红色炸弹前,照相的人已排成长队。当地人介绍,这两颗巨型炸弹当时没有爆炸,被后人保存起来,为警示后人,经过技术处理在桥头展览。现在的桂河大桥已经很少通火车了,偶尔在纪念的日子会有列车慢慢开过。我特意跑到那列火车跟前,发现火车上还有不少弹孔。

离开桂河大桥,我独自悄然来到烈士陵园。英美烈士的墓地,都是规格相同的墓碑。与英美烈士墓地紧邻的就是中国烈士的墓地,一片一片数不胜数。中国烈士的墓碑大小不一,有高有低。来到墓碑前,仔细阅读碑文,烈士们来自天南海北,有的已经没有名字,只留下一个姓,还有的甚至是无名氏。这时,夕阳退去,墓地一派朦胧,烈士们用鲜血捍卫了和平,我朝着望不到尽头的墓碑低头默哀。当人们在桂河大桥尽情游览时,他们却在这里长眠,有土难归,有国难回。

夜色中,我们在桂河上泛舟,两岸是璀璨的灯光,河面上斑斓起伏。夜色里的桂河大桥没有灯光点缀,显得有些孤单。我们情不自禁地轻声唱着《祈祷》这首歌,歌声在河面上飘荡。

这段场景总让我难以忘怀,战争对人类造成的创伤不是那么容易愈合的,一旦有了风吹草动就会被撕开重新淌血。我们长期在和平的环境里生活,渐渐遗忘了战争的创伤,桂河大桥的遗存给人提示,和平是需要努力的,枪声会随时响起。

名家新作

追着一朵花

张春青

昨天下了一天的雨,春雨润物细无声,那雨不知何时停息。想,今天醒来,南方的油菜花应该像洗过的黄毯子了,不,应该是像刚停笔的油画吧!很想,打一把伞,在雨中,在花海中,像个孩子般地奔跑。可是,也只有想象罢了,因为,我已不是孩子,我们这里也没有成片的油菜花海。春天,总爱让人遐想,有谁可以阻挡春风的梦想呢?

上班的路上,看到一种花,花开的时候,一夜之间仿佛接到了命令,齐刷刷地开了,小小的粉白

的花朵,像害羞的星星,密密地挤在树上,绽放一树的繁华。问过很多人,竟没有人知道这种花的名字,还没来得及打听到它是什么花,只几天的工夫,它就匆匆地谢了,站在路旁,又变成了一棵棵长满绿叶的普通的树。过几天,再也没有人会记起它那满树花的样子。可是别人记不记得,又有什么关系呢?等待了一个冬天,寂寞了一个冬天,蕴蓄了一个冬天,到了春天,我能灿烂地绽放,也曾点亮了路人的眼睛,这就很好!

路上,偶尔发现了几株白玉



人与自然

荆芥

马思源

居岭南或中原饮食无大变,原喜某味仍可常食,地球已成村,南北早互联,北之风味可窥南来,仅一样,岭南无荆芥,思切。

荆芥生于中原,矮丛,翠绿,味香,微辛。夏天一到,掐把荆芥来,全有了。夏伏暑气蒸腾,母亲拍了黄瓜,捣了蒜泥,采荆芥嫩叶,拌了,荆芥香、蒜香、黄瓜香,香香入口。

荆芥为多年生植物,茎坚多枝。干茎叶和花穗入药,解热散烧。端午过后荆芥肥美,开紫色花,约小腿高,片片嫩叶水灵灵、绿莹莹。中原有言:吃过大盘荆芥!是说宋朝都城汴京(今开封),清明上河,东京梦华,述职、买卖、赶考或旅游,各色人等络绎不绝。汴京城饭铺内、小吃摊荆芥遍及,味道独美之荆芥引为时尚,成为见过世面的代名词。“吃过大盘荆芥”,意味着能混世面。

开封人食荆芥,源远流长。在我南迁前,有一天和朋友们一起吃饭,一道荆芥凉拌饼,引座中开封教授饕餮虫拱动。教授喜荆芥,生啖、熟食或腌渍,津津有味。腌渍吃法味尤美,新鲜荆芥摘了,盐粒揉搓,放盆中、罐中腌渍,特色变味咸,主妇手持木筷夹起置盘中,或切碎或整棵,滴几滴小磨香油,就粥或米